

《苏联文艺》丛书

# 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《苏联文艺》丛书

# 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

〔苏联〕Мих.左琴科

顾亚铃 白春仁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## 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

〔苏〕Mux.左琴科 著

顾亚铃 白春仁 译

---

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)

国防科委印刷厂排版·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 87×1092 1/32 11.5印张 237千字  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
印数 1—56,600册

---

书号：10215·30 定价：0.75元

## 关于左琴科

米哈伊尔·左琴科（Михаил Зощенко）一八九五年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，父亲是位画家。一九一三年左琴科入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。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战期间自愿入伍，在前线中毒气受伤。一九一八年参加红军，一九一九年因病复员。以后曾当过鞋匠、民警、电话接线员、法院民事调查员以及会计等。

一九二一年左琴科步入文坛，同年加入“谢拉皮翁兄弟”<sup>①</sup>文学团体。二、三十年代左琴科的幽默作品风靡一时，苏联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他的各种作品集，许多作品被移译介绍到国外。左琴科很快成为苏联享有盛誉的幽默讽刺作家。法捷耶夫曾把左琴科与肖洛霍夫、费定等著名作家并提，认为“这些作家是‘具有独特风格’的优秀作家”。<sup>②</sup>由于文学成就卓著，左琴科于一九三九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。

但是，左琴科的创作道路坎坷不平，二、三十年代苏联文艺界对左琴科的作品一直存在争论，毁誉兼有。一九四六年，

---

① “谢拉皮翁兄弟”是1919年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，它否认艺术的社会作用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。

② 法捷耶夫：《三十年》，苏联作家出版社，莫斯科1959年第二版，第370页。

左琴科因《猴子奇遇记》受到日丹诺夫的严厉批判。日丹诺夫说：“左琴科惯于嘲弄苏联生活、苏维埃制度、苏联人，用空洞娱乐和无聊幽默的假面具掩盖这种嘲弄”。“左琴科这个市侩和下流家伙给自己所选择的经常主题，便是发掘生活最卑劣的、琐碎的各方面……这是一切下流市侩作家——左琴科也在内——所特有的东西”。<sup>①</sup>同年九月左琴科被开除出作协，此后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作品，转而从事翻译。

高尔基曾对左琴科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。一九三〇年十月，高尔基写信给左琴科说：“我高度赞扬您的幽默作品。我……认为它们的独特风格和‘社会教育价值’都是无须争议的”。<sup>②</sup>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，高尔基又写信给他说：“昨晚我读完了《一本浅蓝色的书》……您的独特的才能在这部作品中，比以前的作品显得更有把握和更鲜明了。”<sup>③</sup>“在您的作品中，我首次见到幽默与抒情笔调运用得如此和谐，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……”一九四三年，费定撰文说：“也许从来没有一位作家象左琴科那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艺术形象；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生活和民族特点的各个方面……”<sup>④</sup>

左琴科的创作体裁多样，有幽默讽刺短篇、杂文、中篇小说、传记性小说、剧作和儿童故事等，其中尤以短篇见长。他的幽默讽刺艺术继承了果戈理、列斯科夫以及契诃夫早期作品的优秀传统，并且广泛吸取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丰富营

- 
- ① 《苏联文学艺术问题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北京1953年版，第40页。
  - ② 《文学遗产》第七十卷，苏联科学出版社，苏联1963年版，第163页。
  - ③ 《高尔基文学书简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北京1965年版，第409页。
  - ④ 《费定文集》第九卷，苏联文艺书籍出版社，莫斯科1962年版，第392页。

养。他在作品的主题思想、艺术表现形式上作了辛勤的、坚持不懈的探索（其中也有某些失误），在情节结构、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所创新。在幽默讽刺艺术上的新开拓，使左琴科的作品在苏联文学史上别开生面，另辟蹊径。

左琴科作为一个富有才华的幽默讽刺作家，对他所处的时代有其独到的理解和体察，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市民阶层、普通百姓、公务人员。作者善于从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琐事中摄取题材，嘲讽形形色色的市侩心理、庸俗习气以及官僚主义作风。他在描绘那些具有时代特徵的人物时，细致、深刻、一针见血，形成了整整一画廊的所谓“左琴科式人物”。这些人物建立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，他们有血有肉，读来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作品的真实性使左琴科的幽默讽刺艺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左琴科作品的语言是形成他作品艺术特色的另一个重要因素。无论叙述者的语言或是人物的语言，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它平易风趣、机智、俏皮、绘声绘色、活灵活现。左琴科曾说：“我的句子都很短，普通的穷苦老百姓也能读得懂”。

五十年代，苏联恢复出版左琴科的各种故事集以及四、五十年代未发表过的作品。一九五八年，左琴科在列宁格勒病逝。

我国建国以来，对左琴科作品的译介可以说只有一鳞半爪。为了填补这个空白，我们选译了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八十七篇幽默讽刺短篇；此外，他的儿童故事也是他短篇创作中的优秀之作，我们选译了七篇，编在文集末尾。最后，附有左琴科在不同时期谈自己思想和创作的短文两篇。

我们翻译依据的是以下十种俄文版本，各篇按发表年代

顺序排列；译本中各篇出处均用下列编号在篇末注明：

- ① 《尊敬的公民》，巴黎1927年版；
- ② 《轻松的故事》，柏林1927年版；
- ③ 《闪光的不都是金子》，里加1937年版；
- ④ 《可怜的丽莎》，里加1937年版；
- ⑤ 《左琴科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》，莫斯科1958年版；
- ⑥ 《左琴科中短篇小说集》，列宁格勒1959年版；
- ⑦ 《左琴科未发表的短篇小说、杂文和喜剧集》，莫斯科、列宁格勒1962年版；
- ⑧ 《左琴科作品选》第一卷，列宁格勒1978年版；
- ⑨ 《一本浅蓝色的书》，《左琴科作品选》第二卷，列宁格勒1978年版；
- ⑩ 《左琴科杂文选》，明斯克1979年版。

译者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京城来的家伙·····   | ( 1 )  |
| 真苦命·····      | ( 4 )  |
| 闹日子·····      | ( 9 )  |
| 为革命作出的牺牲····· | ( 13 ) |
| 一只杯子·····     | ( 17 ) |
| 贵族小姐·····     | ( 20 ) |
| 狗鼻子·····      | ( 25 ) |
| 亲戚·····       | ( 28 ) |
| 澡堂·····       | ( 32 ) |
| 爱情·····       | ( 36 ) |
| 肝火太旺的人·····   | ( 40 ) |
| 大自然开的玩笑·····  | ( 43 ) |
| 演员·····       | ( 46 ) |
| 危机·····       | ( 49 ) |
| 官瘾·····       | ( 53 ) |
| 贫困·····       | ( 56 ) |
| 请保重·····      | ( 59 ) |
| 也有这样的事·····   | ( 61 ) |
| 故里炊烟·····     | ( 63 ) |
| 一根火柴·····     | ( 65 ) |

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笔糊涂帐.....    | ( 66 )  |
| 骗子手.....      | ( 69 )  |
| 没礼貌.....      | ( 71 )  |
| 闪光的不都是金子..... | ( 74 )  |
| 撒网.....       | ( 78 )  |
| 四天.....       | ( 83 )  |
| 圣母.....       | ( 86 )  |
| 经济核算.....     | ( 96 )  |
| 犯案.....       | ( 99 )  |
| 受了委屈的人.....   | ( 101 ) |
| 一只套鞋.....     | ( 104 ) |
| 医生.....       | ( 108 ) |
| 绝妙的休息.....    | ( 112 ) |
| 电话.....       | ( 114 ) |
| 电工.....       | ( 117 ) |
| 客人.....       | ( 120 ) |
| 沙皇的靴子.....    | ( 123 ) |
| 产品质量.....     | ( 126 ) |
| 猫和人.....      | ( 129 ) |
| 打钩儿.....      | ( 131 ) |
| 一封信.....      | ( 134 ) |
| 帽子.....       | ( 138 ) |
| 思想明确.....     | ( 140 ) |
| 歌夏.....       | ( 143 ) |
| 人的需要有多大.....  | ( 146 ) |
| 保姆.....       | ( 149 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怪事一桩·····     | ( 153 ) |
| 一个投机商人·····   | ( 156 ) |
| 不让丈夫死的女人····· | ( 159 ) |
| 卖牛奶的女人·····   | ( 165 ) |
| 老傻瓜·····      | ( 169 ) |
| 美男子·····      | ( 173 ) |
| 婚礼上的意外·····   | ( 179 ) |
| 盗窃案·····      | ( 183 ) |
| 一只手提皮箱·····   | ( 188 ) |
| 包装不合格·····    | ( 191 ) |
| 买鞋·····       | ( 196 ) |
| 换装·····       | ( 198 ) |
| 少年维特之烦恼·····  | ( 202 ) |
| 机关里的趣事·····   | ( 207 ) |
| 可怜的丽莎·····    | ( 211 ) |
| 水上幻境·····     | ( 217 ) |
| 生活里的神话·····   | ( 221 ) |
| 快睡吧·····      | ( 224 ) |
| 生病的故事·····    | ( 228 ) |
| 大城市之光·····    | ( 234 ) |
| 谈谈尊重人·····    | ( 239 ) |
| 追悼·····       | ( 243 ) |
| 罗莎-玛丽娅·····   | ( 247 ) |
| 芦苇沙沙·····     | ( 252 ) |
| 有教育意义的故事····· | ( 255 ) |
| 最后一次不愉快·····  | ( 259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新年好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264 ) |
| 瓦莉娅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267 ) |
| 亲生儿子和前房儿子·····      | ( 270 ) |
| 考验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274 ) |
| 福金-莫金·····          | ( 278 ) |
| 照片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281 ) |
| 蜜蜂与人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286 ) |
| 水雷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293 ) |
| 彼得·伊万内奇及其他人·····    | ( 297 ) |
| 最严厉的报复·····         | ( 302 ) |
| 不同的真实·····          | ( 306 ) |
| 也谈“粉饰”·····         | ( 312 ) |
| 初学写作者·····          | ( 315 ) |
| 激烈的批评·····          | ( 318 ) |
| 一场大误会·····          | ( 321 ) |
| 列宁和岗哨·····          | ( 323 ) |
| 错误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325 ) |
| 给列宁送鱼的故事·····       | ( 328 ) |
| 在理发室里·····          | ( 331 ) |
| 糊涂事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334 ) |
| 三十年后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337 ) |
| 可怜的费佳·····          | ( 341 ) |
| 附：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谈谈我自己、评论家和我的作品····· | ( 346 ) |
| 我怎样参加了捍卫苏维埃的斗争····· | ( 350 ) |

## 京城来的家伙

这几天乌沙奇村正改选村苏维埃主席。

这个村的上级党支部，从城里派来了一位韦杰尔尼科夫同志。这会儿他正站在新锯的圆木垛起的堆上，对大伙儿讲话。

“公民们，当前国际形势是十分清楚的。所以，很抱歉，没有必要再多谈。现在就转到今天的议题上来——改选村主席。柯斯登廖夫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，根本不配执掌国家大权，所以，要予以撤换……”

贫协主席博布洛夫是个庄稼汉。他挨着城里来的同志，也站在圆木堆上。他挺担心城里人的话老乡听不懂，所以就自告奋勇，凑上去给大伙儿解释：

“总的意思是说，柯斯登廖夫这个阶级异己分子——叫他不得好死——不配掌大权，所以，要把他换下来……”

那城里来的演说家接着说：

“我刚才说的那个柯斯登廖夫，务必改选下去。建议另选合格的人。这类投机分子我们不需要。”

博布洛夫又解释说：

“这个异己分子，酒鬼，活该他倒霉！反正他得下台，

换个新的。甭看他老婆的亲戚，也得换下来”。

城里人说：“建议诸位提出候选人员。”

博布洛夫兴奋得扯下了帽子，使劲挥了一下胳膊，意思是说：请大伙儿赶紧提候选人吧。

会上谁也不吭声。

有个人小声说了句：

“是不是选贝金呢？要不，提叶列麦亚·伊万诺维奇·谢金？成吗？”

“嗯，贝金……我记下来。”城里人说。

“这就写下来。”博布洛夫又作了补充解释。

刚才还不声不响的人群，突然一下子叽叽喳喳开了锅，大声喊着提出候选人，巴不得马上就让他们上任。

“贝金！谢金！米科拉耶夫！……”

韦杰尔尼科夫在自己小本上记下了这些名字……

有人喊道：

“伙计们！谢金！米科拉耶夫……哪能当候选人。这算哪门子选举。要选先进分子嘛……要货真价实的先进分子……要在城里呆过的，有点见识的人，我们得要这号人……得要对什么都一清二楚的人……”

“说得对！”大伙儿应声说，“要选先进分子……别处都是这么选的。”

城里人说：

“这观点是正确的，请提名罢。”

一下子又冷场了。

“廖什卡·康诺瓦洛夫行吗？”有人悄悄地说了一句。“就他一个是打城里来的呢。他可是从京城来的家伙呢。”

“廖什卡！”大伙儿嚷嚷开了。“站出来，廖什卡，给我们大伙儿讲几句。”

廖什卡从人群里往外挤，走到圆木堆跟前。大伙儿这么抬举他，他真有点洋洋得意了。他一只手按在胸前，照城里行礼的样子，微微弓了弓身子。

“廖什卡，说呀！”有人喊道。

廖什卡有点不好意思，他说：

“没什么，选我可以嘛。谢金和米科拉耶夫算个啥，怎么能选他们！这儿是乡下，都是穷庄稼汉。可我呢，在城里差不多混了两年。选我没错儿……”

“廖什卡，说呀！给大伙儿说详细点儿！”会上人们又喊了起来。

“说就说，有什么不敢说的。我啥都懂。什么法令呀，什么指示呀，什么说明呀，什么法典呀……我都知道。混了有两年嘛。那会儿我在号房里呆着，老有人来找我，说，廖什卡，你给解释解释，这个法令和这个条条是咋回事儿。”

“什么号房？”有人问。

“哦，号房？”廖什卡说，“是十四号，我们在克列斯特坐班房来着……”

“好家伙！”人们一听都傻眼了。“小伙子，为啥让你蹲监狱呀？”

廖什卡给将了一军，慌了神，朝人群扫了一眼，说：

“没什么了不得，”廖什卡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。

“是政治犯，还是偷东西了？”

“是政治犯，”廖什卡说，“就偷了那么一丁点儿嘛……”

廖什卡把胳膊一甩，觉得没脸了，溜烟钻进人堆里。

城里来的韦杰尔尼科夫又说了一通，什么现在时兴选城里人，可又出了偏向等等。然后，他提议表决选举谢金。

贫协主席博布洛夫又给大伙儿解释了这番话的意思。谢金全票当选，只有一票弃权。

弃权的是廖什卡——他才看不上这帮乡下穷骨头哪！

(1922) ①

## 真 苦 命

臭塘村有个农民，叫叶戈尔·伊万内奇·格洛托夫。为了买匹马，他已经攒了两年钱。他不吃什么好的，烟也戒了，要说酒，他连酒味儿都忘光了。换句话说，同酒已经一刀两断，就是把叶戈尔·伊万内奇打死，他也记不起酒味儿了。

酒嘛，他当然忍不住总要想的。不过，他硬忍着不喝。他实在太需要有匹马了。

他想：“等我买了马，就开次戒。这是当然的罗。”

老汉攒了两年钱，到了第三年，数了数自己那点儿资本，就打点要上路了。

叶戈尔·伊万内奇正要动身的时候，邻村来了个庄稼汉找他，想把马卖给他。这简直把他吓了一跳。叶戈尔·伊万

内奇回绝了。

“亏你想得出，老弟！”他说。“我这两年尽啃草了，就等着买匹马。这倒好，来了就让买他的马。这哪象买牲口的样子……得了，老弟，你别吓唬我了。我还是进城去买好。要办得象件事儿。”

叶戈尔·伊万内奇把什么都准备妥当了：他把钱塞在包袱布里，再套上皮靴，拿了根木棍，就上路了。

到了市场，叶戈尔·伊万内奇一眼就看中了一匹马。

这是匹农家的普通马，肚子鼓得大大的；毛色嘛，说不清是什么，好象是和了粪的干泥巴。

卖主站在一旁，装出一付满不在乎的神气——管你买不买呢。

叶戈尔·伊万内奇把脚在靴子里头转动了一下，觉得钱还在那儿，就满心欢喜地端详起这匹马来。他说：

“我说伙计，这马是怎么的？这马是要卖还是怎么的？”

“马呀？”马贩子待答不理地问。“卖就卖吧，算了。有什么说的，卖吧。”叶戈尔·伊万内奇也想拿个架子，好象他用不着这马，可又实在忍不住，就满面春风地说：

“我说伙计，我可需要匹马啦，太需要啦。告你说，伙计，我什么也舍不得吃，啃了三年草，才够买匹马。你瞧我多想买呀。可你这马的价钱得多少？你别瞎要价呀！”

马贩子要了个价。叶戈尔·伊万内奇明白，这不是真正的价钱，不过是按做买卖的习惯随便说个数罢了，就没跟他讨价还价。他开始仔细端详牲口。

突然间，他朝马的眼睛和耳朵里吹了口气，然后使了个眼色，砸着舌头，贴着马脸摇晃起脑袋来，这下子可把一匹



挺老实的马给吓坏了，它一直挺老实，这时开始踢起蹄子来，不过倒不是想踢叶戈尔·伊万内奇。

等把马端详够了，叶戈尔·伊万内奇用脚踏了踏靴子里的钞票，冲着卖主挤挤眼，说：

“你这马是想卖的吧？”

“卖就卖吧。”马贩子显得不那么高兴。

“哦……那价钱呢？马的价钱要多少？”

卖主说了个数，这回才真讨价还价地争了起来。

叶戈尔·伊万内奇不住地拍自己的靴筒，有两次脱下靴子，拽出钱来，又两次把它塞回去，穿上皮靴。他对天发誓，用手抹着眼泪，说他啃了六年草，现在急等着马用。那马贩子一点一点往下落价。最后两人讲妥了价钱。

“好吧，你拉走吧。”贩子说。“多好的一匹马！毛色够棒的，你看看颜色，多招人喜欢。”

“颜色么……这马的颜色，伙计，我说可不怎么样。”叶戈尔·伊万内奇说。“这颜色真没劲儿……你再减几个钱吧。”

“颜色管啥用？”贩子说。“你怎么啦，颜色可以耕地？”

贩子的这个论据把老汉驳得哑口无言，一下子慌了神，他朝马扫了一眼，把帽子往地上一摔，抬脚一踩，叫了一声：

“得了，就是它了！”

说完坐到一块石头上，脱下皮靴，取出了钱。他心疼地数了半天，才递给了马贩子。他背过脸去：要是看见那人弯起指头点他的钱，他会心疼得受不了的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贩子把钱藏到帽子里，才开口说话。这时他改用了“您”的称呼：

“马是您的了，请拉走吧……”